

家書四

曾文正公集

新文化書社印行

曾國藩家書 卷四

雪恨生點校

致澄侯弟

（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）

接弟來信，知已得季弟淪逝之信，將在荷葉宅內爲季治喪發引。季弟此次身後之事，沉在金陵，辦得十分整齊；余於初九日接進安慶，二十發引登舟，一切未敢稍忽，大致與七年先大夫之喪，禮儀規模，一一相似；亦係新製六十四人羣，新製高脚牌。輓聯稍少，祭幛則較七年更多。身後之虛榮，在季弟可稱全備。前沅弟意，季到湘鄉後，不必更進紫田荷葉等屋，余意亦以爲然；望弟即照此辦理，將季櫬從北港徑至馬公塘山內，千妥一萬妥！古人云：『祭不欲數；數則煩；煩則不敬。』祭尙不可煩瀆，况喪禮而可煩瀆乎？余係一家之主，安慶係省會之地，又係季弟克復之城，一切禮儀，在此行之，即在此發引登山；想季弟之英靈，亦必默鑒，深以爲然。

再季弟靈柩，自金陵至安慶七百里，而走十六日，甚爲遲滯。此次二十日自安慶開船，計程至湘潭二千里，應須四十餘日，乃可到潭，當在二月十五後矣！然風信無定，或遇順風，早到亦未可知。自湘潭至北港，又須七八日。家中辦接柩事，總在二月初十

以後。裴馬公塘，則不進荷葉；不葬馬公塘，則必進荷葉。二者聽弟一言決斷。余與沅相隔太遠，往返商酌，恐致誤事，不敢遙斷也！季弟升知府，贈按察使，兩次諭旨寄回。李中丞又奏請照二品例議卹，請諡請祠，恐更有從命。二十日業經題主，恐須改題耳！

致沅浦弟（十二月二十三日）

少荃爲季弟請諡請祠摺稿，昨日寄到，茲鈔寄弟閱。目下之是否俞允，殊不敢必；但吾與弟將來若再立功績，克復金陵，則請諡亦終可望允准。兩宮太后，友恭邸，力求激濁揚清，賞罰嚴明，但患無可賞之實，不患無不次之賞，而罰罪亦毫不假借。如去年之誅二王一相，今年之戮林米何，與近日拿問勝帥，又拿問前任蘇藩司 蔡映斗進京，諭旨，皆嚴切異常，吾輩忝當重任，不特無意外之罰，而特無可罰之實。少荃解銀四萬，吾暫不解弟處，且解鮑張兩軍各二萬爲度歲之資。弟處昨日解銀四萬，年內必到；其解錢一萬串，今日用民船解去。年內之能到與否，未可知也！澄弟昨有信來，言季概不附葬馬公塘，其言亦頗近理。余因相隔太遠，不敢遙決，請澄自行決斷。

同前（十二月二十五日）

李世忠事，朝廷方以袁帥辦理妥善，此間無論如何讓他，總不能如袁之惟所欲爲。

陳樞九營，且到此再看。目下鮑張朱各軍，缺額甚多，可以此勇挪移補之，則不必多開新營。如萬不可挪補，則令迅赴金陵，聽弟妥爲位置。余所以不願多立新營者，一則餉項極絀，明年恐有斷炊之虞。二則局面愈大，真氣愈少。和張晚年覆轍，只是排場廓大，真意消亡；一處挫敗，全局瓦裂，不可不引爲殷鑒。三則余擬於新年疏辭欽篆江督兩席，以散秩專治軍務，如昔年侍郎督軍之象，權位稍分，指摘較少；亦與弟請改武官之意，暗相符合。保舉單不能不減，余自有苦衷，明年至金陵，當面詳告可也！

同前（十二月二十七日）

接弟捷報，知谷里村六郎橋朱門等處賊巢，一概剿洗。此後自弟營以至金柱關，除太平府城外，尚有賊卡賊壘若干。先打賊館，後砍壘卡，此法處處可行。此次出隊打行仗，至六七十里之遠，將來推廣變通，便可打至百餘里，二百餘里；惟雨花臺老營，須十分堅固；能於最衝地方，築石壘數處，宜以五百人守者，可以三百守之而無慮；宜用勁旅守者，可以次等守之而無妨，則臨分兵之時，便益多矣！余前要弟明年分兵出剿二漂東壩，弟深以爲難。現在撥兵出防東西梁山，裕溪口龍山橋，黃麻渡，三山，多至八七千人，而弟毫無難色。然則明年軍威丕振之時，弟分兵出剿二漂東壩，必更高興無難色耳！

致澄侯弟

(同治元年除日)

接到排遞一函，弟意擬將季概權厝於修善堂屋後，從容再覓佳壤，合葬季弟夫婦。馬公塘葬定未久，弟意不欲輕動，自有一番謹慎不得已之苦衷。余雖不明地理，而啓土禁忌之說，亦不敢不小心遵信。一切卽由弟作主，權厝修善堂屋後，俟尋得吉域，再行遷葬。余已寄信與沉。沉在三千里外，想亦不敢專主，當仍由弟作主也！

致沅浦弟

(同治二年正月元旦)

今年元旦，天氣溫和，傍夕晴霽，或東南軍事，可期平穩。吾所最怕者，年荒米貴，統轄近九萬人。若無米可食，豈堪設想！金寶失守，吳竹莊之說，本屬可信；或者尙有一分冀倖未破，此癡人幻想也！先大夫祠前牌坊上四字，俟擬得寄弟商定再寫。鮑軍門二十五日出隊，因雨泥中途折回；深感弟派南雲駐紮三山，保全糧路，其軍氣較前稍壯。若將陳棟之勇，分二千給之，則更壯矣！保舉太濫，官胡創之，余亦因之習焉不察，不復自知其非。今年余將力挽頹習，逐案核減。正月擬至金陵，與弟面談諸事。

同前

(正月初三日)

陳棟之勇，除已至金陵三營外，尙有九營。吾昨令營務處點名，共四千六百餘人；聞精壯者不甚多，可汰者占三分之一。余札撥二營與鮑春霆，撥一營與朱雲巖，以六營

歸弟處。若果汰去三分之一，則可挑存四營。其餘或令全坐原船遣歸，或酌留數百，作爲餘勇，聽弟裁度。作奉年終頒賞福字，荷包，食物之類；聞弟有一分，春霆亦有一分。此係特恩。吾兄弟報國之道，總求實浮於名，勞浮於賞，才浮於事。從此三句切實切實做去，或者免於大戾。

同前（正月初七日）

疏辭兩席一節，弟所說甚有道理。然處大位大權，而兼享大名，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？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，推讓少許，減去幾成，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！今因弟之所陳，不復專疏奏請，遇便仍附片申請；但能於兩席中辭退一席，亦是一妙。李世忠處，余擬予以一函，一則四壩卡請歸余派員經收，其銀錢仍歸渠用；一則渠派人在西壩封捆淮北之鹽，幾與搶奪無異，請其迅速停止。看渠如何回復。本日接兩次家信，交來人帶寄弟閱。鼎三姪善讀書，大慰！大慰！其眉宇本軒昂出羣；又溫弟鬱抑過甚，必有稍伸之一日也！弟軍士氣甚旺，可喜！然軍中消息甚微，見以爲旺，卽寓驕機。老子云：『兩軍相對，哀者勝矣！』其義最宜體驗。

同前（正月十一日）

弟軍不能進剿東壩二漂，自是審量穩慎之計。余自接澄弟密信一片，已決不欲令弟

軍鵬剿各處。上年凱章病重，余卽批准，令其回籍調養；況弟誼屬手足，豈親愛反不如凱乎？況澄意但請調至安慶身邊，并不求回籍。目下金陵大局，苦於無人接辦，而儘可不必遠出鵬剿，尤不宜親身督隊；除堅守金陵老營外，有餘力則派人助剿含巢無慮一帶。今年望弟篤守「恐懼和平」四字，以弭災而致福。本日解去銀四萬，作抵去冬上海一款。春霆大獲勝仗，立解涇圍，軍威或可再振。

同前（正月十三日）

東征局保案，昨日奉到硃批諭旨，一概照准。惲次山已超擢湖南藩司，而南坡翁僅以道缺提奏，想尙有後命也！李筱泉調廣東糧道，聖意亦爲廣東釐務而設。王文瑞擢贛南道，則因克復祁門，新得記名故耳！季弟追贈按察使，昨日具摺謝恩，鈔稿寄閱。少荃調浦東各營潘鼎新劉銘傳等救援常熟；蓋因常熟賊目周興隆等投誠後，僞忠王以大股賊前往圍攻。少荃欲力爭常熟一城，福山一隘，爲克復蘇州張本，專函來調樹字五營。余不得已調韋部五營，守無爲州，而騰出樹字五營赴滬。少荃麾下之將，僅程學啓一人能當大敵，餘不足深恃。余屢勸其約旨卑思，不宜多拓疆土，而少荃不甚相信，頗爲慮之。

同前（正月十八日）

左臂疼痛，不能伸縮，實深懸系；茲專人送膏藥三箇與弟，卽系去年貼手臂面立愈者，可試貼之，有益無損也！拂意之事，接於耳目，不知果指何事？若與阿兄間有不合，則儘可不必拂鬱；弟大有功於家，有大功於國，余豈有不感激，不愛護之理？余待希厚雪靈諸君，願自覺仁讓兼至，豈有待弟反薄之理？惟有時與弟意見不合。弟之以事，頗近春夏發舒之氣；余之志事，頗近秋冬收蓄之氣。余意以發舒而生機乃旺，弟意以收蓄而生機乃厚。平日最好以昔人「花未全開月未圓」七字爲惜福之道；保泰之法，莫精於此，曾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靈，不知與弟道及否？星岡公昔年待人，爲論貴賤老少，純是一團和氣；獨對子孫諸姪，則嚴肅異常；遇佳時令節，尤爲凜凜不可犯。蓋亦具一種收蓄之氣，不使家中歡樂過節，流於放肆也！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，每每稍示節制，亦猶本「花未全開月未圓」之義。至危迫之際，則救焚拯溺，不復稍有所吝矣！弟意有不滿處，皆在此等關頭，故將余之襟懷揭出，俾弟釋其疑而豁其鬱。此關一破，則余兄弟絲毫皆合矣！

再余此次應得一品廕生，已於去年八月咨部，以紀瑞姪承廕；因恐弟辭讓，故當時僅告澄而未告弟也！將來瑞姪滿二十歲時，紀澤已三十矣！同去考廕，同當部曹。若能考取御史，亦不失世家氣象。以弟於祖父兄弟宗族之間，竭力竭誠，來後輩必將有可

觀。目下小恙，斷不爲害；但今年切不宜親自督隊耳！

同前 （正月二十日）

肝氣發時，不惟不和平，并不恐懼，確有此境。不特弟之盛年爲然，卽余漸衰老，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；但強自禁制，降伏此心，釋氏所貴降龍伏虎。龍，卽相火也！虎，卽肝氣也！多少英雅豪傑，打此兩關不過，亦不僅余與弟爲然。要在稍稍遏抑，不令過熾；降龍以養水，伏虎以養火。古聖所謂窒慾，卽降龍也！所謂懲忿，卽伏虎也！釋儒之道不同，而其節制血氣，未嘗不同，總不使吾之嗜欲，害吾之軀命而已！至於「倔彊」二字，卻不可少。功業文章，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；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。孟子所謂「至剛」，孔子所謂「貞固」，皆從倔彊二字做出。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，其好處亦正在「倔彊」。若能去忿慾以養體，存倔彊以勵志，則日進無疆矣！

同前 （正月二十四日）

北岸可慮者，在毛竹丹一軍，吾已添調元中瑞左兩營益之。聞其營柴米子藥，足支月餘，應不怕圍營截糧；只要處處守定，待三月間，希庵及江席同來北岸，當可得手。左帥新復一府三縣，軍威大振；鮑亦米糧充足，士氣漸旺。春水生後，舟師會剿南岸，或亦無虞。目下吾所慮者，少荃因救常熟之故，兵力全出，老營空虛；及北岸之賊，不

踞巢舍，直犯桐城以上耳！弟臂疼未大愈，膏藥已試貼否？千萬莫多服藥。筋脈之間，豈水藥之力所能遽到？利未達於筋絡，恐害已中於他臟。吾近年不輕服藥，實有確見，弟可參酌。南雲三營暫不可離三山。吾之視南岸，始終重於北岸，不知弟意何如？

同前（正月二十七日）

臂疼未大愈，至爲系念。然治之之法，只宜貼膏藥，不宜服水藥，余日內當赴金陵看視，正月當成行也！接奉寄諭，知少荃爲季弟請二品卹典，立傳予謚建祠，一一允准；但未接閱諭旨耳！陳棟之勇旣好，甚慰！甚慰！紀梁宜廕一節，余亦思之再四。以其目未全愈，讀書作字，均難加功；且弟有功於家庭根本之地，不特爲同氣之冠，亦爲各族所罕；質諸祖父在天之靈，亦應如此。九洑洲北渡之賊，果有若干？吾意尙以南岸爲重。劉南雲王峯臣兩軍，弟幸勿遽調北渡；蓋北岸守定安合無慮舒五城，此外均可挽救；南岸若失，甯國則不可救矣！

致澄侯弟

（二月十四日，金陵大勝關舟次）

二月初十日在金陵沉弟營中，接弟正月二十日信，痛悉蘭姊於十四日仙逝。同產九人，二月之內，連遭季弟與伯姊之戚，從此只存吾等四人。撫今追昔，可勝傷痛！又聞臨三外甥哀毀異常，其至孝可敬，其體弱又可憐！伯姊遺命不令長子入營，自當謹遵。

吾即日當寄銀二百兩，料理伯姊喪事，卽以爲臨三臨八甥家用之一助。余於二月初六日抵金陵，在沅弟營中住五日，十一日仍回舟次。沅弟送至舟中，同住三日。俟風息卽行西旋；周歷蕪湖金陵關無爲州等處，再行回省。鮑春霆於二月初一日大戰，將圍營之賊擊退，乘勝攻克西河小淮密灣等賊巢十餘處。自去秋以來，奇險萬狀，竟得轉危爲安，各軍穩如泰山，國之福也。余身體平安，齒疼全愈。目下惟李世忠九洑洲二浦危急，餘無可慮。

致沅浦弟(二月二十日裕溪口)

江浦新河口俱陷，北岸賊勢浩大可知。然二處之不保，亦意中事也！余於十八日至金柱關，卽與厚杏查閱三汊河龍山橋等營。朱洪章兩次敗挫，士氣已傷；其濠牆亦極草率，全不可靠。十六之役，李祥和以五百人苦戰力堵，朱營並無一人隨之堵禦者。幸水師彭羅，陸師朱羅繼進，始能轉敗爲勝；然長勝軍目下已爲極劣之營，而查家灣，新圩角，防河之法，亦甚不妥。厚庵力勸余將該防兵調回老營，稍爲休息；余令李祥和親往調之。以余察度該河，長近八十里，與永豐河相等，深則倍之。分哨防河，可禦零賊，斷不可敵大股。賊旣渡河，長勝軍之營盤不可恃；李與朱羅之營，則皆可恃。此金陵之情形也！十九日，查閱西梁東梁裕溪等處，張與周熊之營皆可恃；武明善之營，則萬不

可恃，此外江之情形也！余與杏南熟商，目下以熊登武三哨，移守東梁。將來須由弟處，再撥二新營上來；以一營協防西梁，俾熊營一哨，全歸東梁，張營一哨，全歸裕溪；以一營紮金柱之寶塔，以保三汊河朱羅之後路，庶查家灣謂白橋縱有疏失，而蕪金大局無礙。

同前 （三月初七日）

賊竄東建，便不得通徽祁消息。以理推之，劉克庵已至屯溪，距休甯僅三十里，鈴守祁，桂守徽休，克作游兵，山內必可萬全。惟賊由山外徑竄江西湖口景鎮，俱爲可慮。余檄春霆回救景鎮，連日雨泥，師行遲滯，不知趕得上否？北岸之賊，初二日已過盛家橋，距廬江僅二十里。幸先有吳長慶三營，又截留梁美材三營，廬邑應可保全，近日糧臺奇窘，通省城尋湊不上萬金。今日作函向幼丹借銀六萬，指明九江新關稅；向寄雲借穀四萬，指明近河州縣倉穀；向少荃借銀八萬。不知均有些點綴否？上海近無信來，常昭業已解圍，此乃極好消息。蘇浙兩處得手，只要此間不大決裂，夏秋必有好音也！

同前 （三月十二日）

派杏南帶五營，援救毛劉。弟處兵力不厚，何以再分五營之多。僞忠王於十年春

間，攻陷杭州，卽係分和張兵力，以解金陵之圍。此處詭計，今亦不可不防。望弟卽日調回三營四營，固金陵之老營，酌留一二營於上游。若石澗埠幸而解圍，卽令杏南與劉南雲張光明等，從西梁山五顯集進兵，攻銅城之背；春霖從東關進兵，攻銅城之上面。卽石澗埠果有不測，但留杏南略助蕭守運；鮑在北岸，必能保全無爲廬南城也！頃聞捻匪自麻城下寶斬水，不日必入皖境，已調周厚齋防守桐城，令成武臣跟追下來，亦可至桐舒等處。廬州之子米糧，足支月餘。聞石清吉甚不得力，可慮之至！安慶留兵六營，雖不甚可靠，而緩急尙易調也！

同前 （三月十四日）

石澗埠營盤儘可不紮，余前疏於考核；迨親閱以後，明知其散漫難守，又不能立刻調開，致掣動各處，勁兵往救；尙不知救得上否？若調南雲三營赴州城，調毛撥二營守三汊河雍家鎮，而毛率六營守桐城縣，則八面皆妥矣！余之不善用兵，此特其一端也！目下鮑軍不能救景鎮，固爲江西之患，而派七營上援，尤於金陵老營有礙。望弟速調數營回雨花臺，而留杏南於裕溪口等處，料理援剿事宜。弟身體略愈，尙未復元，不可過於焦急。

同前 （三月十六日）

上游之事，弟尙有不盡知者，分條縷告如左：

一，廬江已有賊到，撲城一次，自已至酉，人約四五千，洋槍亦多。吳長慶三營儘足守禦；近又截留梁美材三營，尤爲力厚，米糧子藥可支四十天。

一，桐城派厚齋帶五營往守，自省拔行，約十五六日可到。只要廬江之賊，不撲桐城，則守備皆全矣！舒城三河二處，皆係蔣之純防，似可放心。石清吉甚不得衆心，郡中之事，卻多可慮。鶴九亦非能禁風波者。

一，麻城下竄之捻，已陷廣濟黃梅；此時想過宿松以下矣！成武臣一面派禮左等三營，先來救省；一面親自跟追。嚴中丞亦派王桐柏六營，出境追剿，官軍遠不如捻行之速。聞捻意欲直撲安慶。此間日內略有防備，一面調申夫由東流回省。俟省防無虞，卽令申夫會同成軍專剿捻股。

一，湖口有丁義方王定國水陸兩軍，可保萬穩。黃老虎等竄江西者，聞至今尙徘徊於石門洋塘一帶。只要景鎮諸軍，嚴扼昌江一河；春水盛漲，賊亦斷難飛渡。若由山內穿婺源，左軍或足禦之。

一，希庵三月十日之期，不知果成行否？味根想難遽成行。席研香則已屢次催令赴撫州矣！縱陽竟無人往守，且姑置之。弟處要火藥，昨日解二萬斤；銀錢則竟無

可解，且看丹荃兩信，有接濟否？再此次鮑軍從無爲州進援石澗埠，杏南與蕭軍從黃陂河進援石澗埠。以理推之，當可解圍。解圍之後，吾意以鮑軍從東關進攻桐城關之前；杏南與南雲從西梁山五顯集，攻桐城關之背。卽竹丹一軍，亦不必再紮石澗埠，儘可與杏南南雲三人合爲一路，均作游擊之師。三部將近萬人；鮑軍亦有萬人。鮑以無爲運漕爲後路，杏竹雲以西梁裕溪口爲後路。兩枝活兵，縱橫馳擊，則無巢和合境內，當可次第肅清。上游舒桐廬合，節節皆有防兵。吾又派成李兩軍，爲游擊之師，大局必不致決裂。蕭爲則一軍，分守運漕三汊河雍家鎮三處。黃洛河儘可不設守兵；此外概不置守，不可占住有用之活兵也！巢合等處得手，以全力進攻樁林江浦浦口等處，直打九洑洲。北岸大定，再行回顧南岸江西。余意如此，請弟與雪帥妥議行之。余相隔太遠，不能遙制，并不能往返細商也！

同前（三月十八日）

弟意石澗埠解圍後，各軍不可株守，宜急進攻，正與余意相同。所微不合者，余令蕭守運漕，而以彭毛劉爲進剿之師；弟令彭守運漕，而以蕭毛劉爲進剿之師。弟意賊將上竄，故追剿廬江三河桐舒等處；余意賊將下竄，故速剿開鎮巢縣和合等處，此所以微

不合也！合盧舒桐三河五處，余皆有勁兵守之；潘太以上，又有成李兩軍，巢賊斷無上竄之理。石澗埠解圍以後，賊必仍歸東關巢縣圍鎮三處。我軍向下追擊，仍宜以蕭守運漕，而以彭毛劉爲進剿之師，省得紛紛換防，耽擱工夫也！弟統二萬餘人，必須分出一枝活兵在外，半活半呆，半剿半守。更番互換，乃能保常新之氣。此次彭帶七營，劉帶六營在外，恰好成一枝活兵矣！若再分吉左敏字三營過江，則十六營更成一大枝活兵。杏雲芳浦二人，僅可以當大敵，弟不必過慮；恐活兵在外吃虧也！惟金陵老營。兵力尙單，恐須調回一二營，弟自酌之。至於上游合盧舒桐三河六安等城，皆已守定，弟儘可放心。捻匪至廣濟後，并未下竄，想已至英山以內矣！

同前

（三月二十一日）

石澗埠之賊，竟全數遁回巢縣，未得痛剿。若遽調鮑上援江西，則皖北之賊，必當有一番大動作，恐貽皖鄂無窮之患。春霆欲就原船轉舵西上，移救江西；余當力阻批答，令其仍由東關，進攻桐城，或由黃墩進兵亦可。其彭毛劉三軍，則仍從西梁山五顯集，進攻銅城之背。總須全力一打，打斷其犯鄂之謀，然後北岸稍得安枕。余與雪琴杏南皆言鮑軍攻剿北岸之事，不知雪杏接到後，能力阻春霆之西旋否？

同前

（三月二十四日）

弟讀邵子詩，領得「恬淡冲融」之趣，此是襟懷長進處。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，其志事不同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，大略相同。以詩言之，必先有「豁達光明」之識，而後有恬淡冲融之趣。如李白韓退之杜牧之，則豁達處多；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，則冲淡處多。杜蘇二公，無美不備；而杜之五律最冲淡，蘇之七古最豁達。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，而豁達冲淡二者兼全。吾好讀莊子，以其豁達，足益人胸襟也！去年所講「生而美者，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；若聞之，若不聞之」一段，最爲豁達。推之卽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興，亦同此襟懷也！吾輩現辦軍務，係處功利場中；宜刻刻勤勞，如農之力穡，如賈之趨利，如篙工之上灘，早作夜思，以求有濟。而治事之外，此中卻須有一段「豁達冲融」氣象。二者並進，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，最有趣味。余所以令刻「勞謙君子」印章與弟者，此也！少荃已克復太倉州；若再克崑山，則蘇州可圖矣！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，則大局必日振也！

致澄侯弟

「同日」

羅老師掌教新東臯書院，通縣悅服。開張既好，以後書院必諸事順遂，人文蔚起，可喜！可慶！羅允吉壻，從鄧師讀書甚好，業經成婚之後，欲將各書一一溫熟，勢必不能。惟求鄧師將五經點一編，講解一編；正史約亦講一編。不求熟，不求記，但求經過